

一場疫病給所有人的面試題

2021年6月10日

#一

黃昭順、張榮味、台北好心肝診所爆發特權優先施打疫苗的爭議，我想起這次大學甄試入學面試，同事對於申請者提的一個問題：「倘若急診送進來兩個重症的病患，你只有一台機器可以治療病人，你會怎樣選擇」？

有的學生很直觀，說誰先來誰先救，有的從存活率考量（所以年輕人會被優先救治），有的則認為人命不能因為存活率而區分等級。有的學生會多問幾句，確認自己是不是毫無選擇，是不是還有其他機器可調；有的學生還會先去跟另一個沒救到的人說抱歉，認真問她怎麼開口，她想想也承認不知可以怎樣進行不被病人家人痛扁。

#二

問的時候疫情還不緊急，口試進行雖然實施防疫政策，但還是可以現場面試。沒想到幾個月之後，全台灣都面臨這樣的問題，疫苗資源有限，你認為國家應該優先保誰救誰？除了染病風險與重症風險之外，還有什麼是可以被認可的標準？對國家社會的重要性？我們怎麼說貨運人員的危險性重要性高於超市收銀員，初等教育人員的危險性重要性高於高等教育人員？

從公費疫苗施打順序改來改去的情況來看，我相信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這一陣子應該承受不少壓力。某職業公會的理事長跟我說，公會會員有不少人希望理事長去跟中央爭取優先施打。剛剛曝光的新聞看到，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拒絕司法院的要求，把法警放在公費施打優先名單裡。

國家級邊緣人是要慶幸自己健康與抗危險能力被國家認證了，還是該體認，自己在這場人人顧性命的權力競逐大賽中，自己純粹只是老實不夠力，而不是不夠重要？

#三

如何定標準是個問題，如何適用標準是另一個問題，否則就不會有某顧問是防疫會議的必要參與人員，在一個可疑時間點優先施打的爭議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那些漏夜排隊的診所志工，其實只是比較低階的特權份子。就像當年蔣介石時代的貪污，真正有辦法的，國庫通黨庫，到處都有行館招待所，沒辦法的才貪污。要我是蔣介石的兒子，我也節儉清廉且痛恨貪污。

#四

幾天前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發了一則訊息，說我國現在尚無疫苗自費接種規劃，重點雖然放在釐清無自費負擔這件事上，但我想，倘若民間自行進口，民間可否可以在中央之外，開創一個付費施打疫苗的管道？既然有些國家疫苗多到可以開創疫苗觀光，聽說台灣飛美國的班機接下來班班客滿，還要加開。

我問了某教授，如果有付費疫苗可施打，她會不會想去打？她說她不會去，「我想應該給最可能重症死亡的年長者打，不贊成有錢跟願意花錢的優先。民間自行進口自行分配會有不平等，比較認為應該統一分配，雖然政府的優先順序我不怎麼同意，只是也沒辦法。」

有朋友在這個時間點引述文天祥「時窮節乃見」，也有朋友說「生死攸關，有關係誰還不用。」即便我們不動用關係，用我們正正當當賺來的錢，是否可以在疫苗這一題上用錢「插隊」？打了疫苗的我們，如何面對那些可能沒實力沒關係也沒有錢的人？

這次沒有人面試我們，但疫病引發了非常多可思考的難題。

